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落笔洞记

天气晴好，去落笔洞。

落笔洞在落笔峰下，一段山路，两旁植被茂密。刚入野径，前边大树上，一只鸟悠长地叫了一声。欲辨其类，它却扑棱棱转身飞走了，惊得青枝一颤，露珠如雨，洒落树下，满面清凉。

渐行渐深，山林静寂，鸟也无声了，一颗又一颗露珠停在枝头、叶间、青藤上。小时候最喜欢露珠，看各种瓜果蔬菜上的露珠，茄子上的露珠发紫，南瓜上的露珠翠绿，豆娘翅膀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如水晶。

古诗有太多关于露珠的句子，《五灯会元》上说“溪花含玉露，庭果落金台”，字字写实，字字禅意。花蕊里含着一滴露珠，在风中摇曳。庭院里的果实熟了，落在台阶上，清脆的声音击破空气。露珠以荷叶为最。湖边，大清早，一池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，不沾一丝风尘。

陶渊明说：“露凝无游氛，天高肃景澈。”温庭筠说：“一点露珠凝冷，波影，满池塘。”夜深露重，露的意味凝重了起来，有秋思。

露珠很小，听了一夜草叶心事，听了一夜松针心事，听了一夜瓜果心事。心事装得太多，一碰就会碎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自然之美，要摒除世俗的喧嚣，心灵在极度的宁静中才能发现。这一次看落笔洞，满眼的露珠，令人欣喜。

露珠差不多只存于记忆了，多年未见。小时候在乡下生活，安静的晚上，总喜欢一个人站在月光下感觉露意。露珠有药用，乡下有人患眼疾，清晨取竹叶上的露珠擦洗。《红楼梦》中薛宝钗平时吃的冷香丸，配方里有露珠。

一路看绿色看露珠不绝，不多时到得落笔洞前，危崖高耸，像一只竖起的冬瓜，下面是落笔洞。洞本为远古先民藏身所，发掘出人兽化石若干，并有诸多石制器具，入内即有阴凉感。“落笔洞”三个斗大字赫然，为成吉思汗曾孙云从龙书写。

云从龙的名字有意思，语出《周易》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”因为汉人寄养，故易名改姓。史书说忽必烈令他入琼抚黎，至元十七年，升为昭勇大将军，得授虎符，任海南道宣慰使。三年后，他来游玩此洞，元朝大举伐宋，刚刚完成霸业不久，云从龙心里想必还回荡有豪气，兴起留墨，铭刻了这一笔胸襟。

洞中有元明清三朝石刻十块，云从龙的手迹最为磊落抖擞，难得有金石气，有马背气，有将军气，更有英雄气，间架抱得紧，笔画走得开，南宋时人难见这样浑然充沛一股元气。石刻多为诗作，写旧人心性，一句“谁知落笔踪，崖中风起烟”十字独得风流，惜无头无尾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另有元初许渊一诗颇见奇崛，有真趣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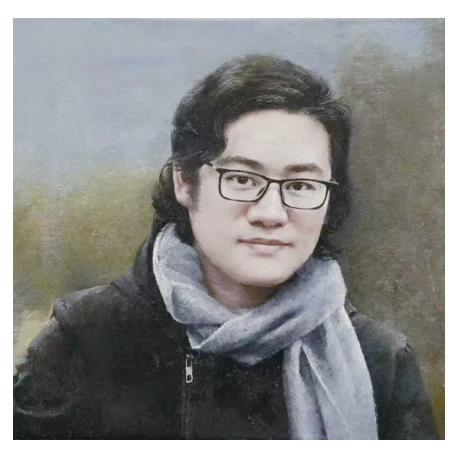
袖拂山风上翠微，仙禽窥我怪儒衣。
岩巉石壁真奇趣，烟盖云幢似远围。
彩笔不随仙子去，青峰空伴野云飞。
我来续就承天赋，铁笛一声鸿雁归。

明正德《琼台志》上说，琼州东边百余里，官道北五里，有一独耸的石峰，高数十丈。山上有石洞，传说曾有僧人于此坐化。又有悬石，敲击作算盘声音。高处一石门，悬石之多，如有万马首。入其中，有二石如悬笔，笔尖水滴不断。

落笔洞不大，洞底平石如砚台，石壁凸凹不平，洞顶石头也多奇相。高处有两根向下垂吊的钟乳石，形似悬笔，今仅存半截残件，笔尖也无水滴。笔已秃，墨已尽，最是世间无常。

在洞里走着，心想，何时能修得一支大笔。大笔作大文章，是我的追求，尽管笔尖已秃。八大山人晚年喜欢秃笔写字，岁月磨损，人书俱老，失了尖利锋芒，多了圆润随意，线条粗细均匀，字体大小各异，字幅淡雅随性，隐逸奇妙。金农也以秃笔作漆书，迟涩中畅达，险绝处自然。

入得一回落笔洞，不知能得几分秃笔意思呢？疑惑着离开了落笔峰。衣物带动树叶杂草，回头看时，树叶轻轻晃动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◇山川故园

怀念牛耕时代

牛耕，已然消失；耕牛，也正在一天天变为肉牛，成为饭桌上的美食，这不禁叫人黯然神伤。所以愈加怀念从前的牛耕时代。

清明前后，地气煦暖，恰是春耕时，于是，家家户户忙春耕。

男人扛上犁耙，女人牵上黄牛，后面跟着的，是一头牛犊，或者一条家狗。

迤逦来到田头，犁耙插进泥土里，女人套好牛套，男人捻好犁耙，于是，一人、一牛、一犁，就处在了同一条直线上。男人似乎还不放心，眯起眼，再从犁耙上瞅一阵，然后，才左手扶住犁耙的把柄，右手将一条长长的打牛鞭，搭在右肩上。

“伊利阿拉……”

一声吆喝，男人的手，紧紧地抓住了犁耙的手柄，黄牛哞一声叫唤，奋蹄前行。女人也没有闲着，左胳膊跨一只竹筐，竹筐内盛有土肥，右手一把一把地抓着，顺手撒进犁耙犁过的土沟中。

鞭杆儿很短，鞭绳很长，牛鞭搭在男人的右肩上，鞭绳在后面拖着，很长，很长，随着犁耙的前行，蜿蜒似一条游蛇。

犁耕的过程中，男人扶住犁耙柄的左手，不断地左右晃动，以保持犁耙的平衡，以保证犁耙



◇人间小景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寻常农谚，道出积肥、施肥，于农作物种植收成的点石成金之功。伴随着农业机械化规模化进程，现时生产制作的有机肥、化肥，铺天盖地而来，祖辈积累传承、就地取材积肥之农事，几近消逝，亦鲜为人知。

粪窖沤肥

记事时，农村大集体热火朝天，农作物主肥普遍依赖人畜粪便，其内含丰富的氮磷钾养分，能供给作物所需的钙、镁、硫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提升田地肥力。因此，储存禽畜粪便，发酵沤肥，变废为宝，是固有农事之一。

生产队根据村庄的积肥、或田地施肥之便，开挖三四个又大又深的圆坑储粪，称之粪窖。讲究点的，坑壁用石灰浆砌贴青砖，以防粪肥渗透流失；窖口撑几根树干，搭个简易草棚，作防护之用。主要粪源出自队屋牛栏的厩肥。社员家里满足自留地施浇富余的粪便，按斤两换算成分，也倒进队里粪窖。农闲时节，队里男女老少自发挑起粪箕，去周边十乡八村拾粪。我等少年之輩，一手提尿铲，一手拎粪箕，只在房前屋后或邻村转悠拣屎。攥足一定斤两，挑到村头粪窖，记工员按牛粪、猪狗禽类粪便，分类过秤。倘若发现水分大了，或掺杂杂草土块，要么打折，要么拒收。过秤斤两，由记工员报生产队会计，再由会计算成分。拾粪，便是我儿时挣工分的活儿之一。瘦小的我，曾心高气大，挑起粪箕，沿水丰草茂的水沟田埂，寻觅放牛人的身影，遇上堆头大而新鲜的牛粪，如获至宝，将粪箕装得满满的。沉实的担子压得不停地换肩、歇息，身子摇摇晃晃，绝舍不得“减负”，挨到天黑才进家门。

窖里的混合粪物，发酵成了熟肥，安排施浇水田旱地。社员们先将窖里的粪肥舀进粪桶，粪瓢不断翻搅，直至稀稠匀称。面积大的田地，粪瓢抛施。撒出的粪肥，好比天女散花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；需要滴根滴困的，则如小鸡啄米，能精准到每瓢粪浇几棵苗。现在看来这是脏活，但那时社员们从不嫌弃，即便身上溅沾粪渍，也没有怨言。

稻草还田

“双抢”时节，一块稻田就是一个战场。沉甸甸的稻子刚被飞舞的镰刀割倒，劳力们甩开

怀念牛耕时代

钟读花

犁出的深度基本一致。或许是累了，黄牛行走的速度放慢下来，男人便从肩上取下牛鞭，右手回旋一挥，在空中打出一个响亮的鞭花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清脆、嘹亮，春野似乎豁然明亮起来。

男人从不会把牛鞭打在牛身上的，对于一位农人来说，他明白：一头黄牛，就是一个家庭生命的一部分。

听到鞭花声，黄牛复又加快了速度……

犁耙犁过，泥土如波浪，叠叠卷起，新鲜的泥土的味道迅疾弥漫开来。男人忽然停下，插住犁耙，套紧黄牛，弓身抓起一把泥土，在手中用力一攥，然后松开，让泥土从指缝间流淌而下。泥土，细密、松散，湿度恰好。男人笑了，红红的脸膛，粗糙、硬韧的皱纹，顿时舒展，灿如花开。

大半天过去了，人畜俱乏。

于是在田头休息。犁耙脱出泥土，歪倒在一边；绳套解开了，任黄牛在近处逍遥觅食。男人先是站住，回望自己犁过的土地，大片的土地，阳光下，明晃晃的，耀人眼目，湿湿的土腥味，弥漫四周，男人鼻翼翕动，用力嗅了嗅，一副满足的样子。男人有些眼花了，于是在田头坐下，脱下鞋子，磕一下鞋子中挤满的泥土，然后



◇人间小景

渐逝的农事

樊泽政

黧黑的膀子，就着斛桶打稻（人工脱粒）。接着，一班女社员、少年社员，深一脚、浅一脚，奔跑跋涉在泥泞的水田，怀揣脱粒后黄中泛青的稻草，喂向那雪亮的铡刀口。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声中，稻草齐扎扎分尸三段。侧过的一堆堆毛线针样的短草，迅疾被均匀撒铺田面。这时，牛下田了，很亮的铁犁连着稻桩、稻草一同翻埋泥田。耕牛耙田完毕，再套上一块宽厚的木板平整田面。田面露立的稻桩、浮出的草块，不易腐烂，影响插秧，由学生社员负责脚踩入泥。还田的稻草，经过高温蒸煮、泥水浸泡，不几日，桩枯草烂，平如明镜的田面，飘起一片片厚厚的黄藁，那十有八成是沃馥发酵了。

秋收结束，棉花秸秆、稻草以柴火“福利”分到户头。选留质地好的稻草，安排在来年育秧的田里烧秧田包子。这活当然是劳力的事，先将金黄的稻草理成一束束，一边搓扭结实的草绳待用。接着社员单膝着地，匝匝稻草俨然老布，很快铺成球状草包。草包的捆扎，当然得松紧适度；紧了，不易充分燃烧；松了，还没埋进田地就已烧尽。捆扎好的稻草包子，成行成列布阵秧田，劳力们挥锹舞锄，不一会田土就掩埋了草包，火香随即点燃那个辫子状的草芯，待火候差不多时，放心地添上几锹土封顶，一个个圆锥状、土丘似的秧田包子就诞生了。土包子浑身溢出棉花状的烟雾。劳力们点根纸烟的当儿，收工的哨子叫了，众人披上褂子，扛起锄头，大步流星走向袅袅炊烟的庄户，身影融入人间烟火的神色。

来年开春，社员挥锄舞锄，将一座座亲手打造的秧田包子开膛破肚。金黄的稻草已化为乌黑的灰烬。沉重的钉耙，耙平碾碎土块，灰土掺拌均匀。那散发出阵阵烟熏味的泥土，眨眨眼又打理成有模有样、菜畦状的秧床。平整如砥的秧床，迎接金色的种子躺在她的身上生根发芽。

与此同时，家家户户门口也堆垒出一个大半人高的圆锥形土包子，外表以淤泥糊抹，或者铺装厚厚的草坯。顶部留有碗口大的凹孔，主人从顶口倒注泔水，渗入沤酵，待队里统一挑撒田地。

秸秆焚烧，草灰还田，产生的二氧化氮、二氧化硫可以培肥地力，改善土壤结构；还有烧死病虫，温暖田地的作用。

挑挖塘泥

村口有水塘，腐烂的树叶草根，鱼类排泄

让一双赤脚沐浴在春阳下，这一刻，他觉得舒服极了。一定要过一把烟瘾，于是点上一支烟，吧嗒吧嗒地抽着，干脆躺一会儿吧，烟依然含在嘴里，望着天，望着天上的蓝，也望着自己嘴巴中冒出的丝丝的烟，一派悠然，这就是一位农家汉子的幸福。

女人总也闲不住。只坐了一会儿，便起身四处寻觅，寻觅田野上的野菜。一棵一棵地挖着，兜在自己的衣襟上。待到男人休息足了，重新开工的时候，女人也回来了，一兜襟的野菜，顺手抛在田头。

“伊利阿拉……”一声吆喝，犁耕重新开始了。

直到黄昏，淡淡夕阳，像一枚咸鸭蛋，贴在了西天上。

终于可以散工了，下坡了。依旧是男人扛着犁耙，女人牵着黄牛，只不过，下坡的女人，兜襟里多了一兜野菜，或许，后面还跟着一头牛犊，或者一条家狗。

夕阳，把他们的影子，拉得长长，长长……

这是一幅画——一幅风俗画，一幅风情画，一幅牛耕时代特有的尘世剪影。如今思之，情景历历，感觉好美、好美。



◇人间小景

渐逝的农事

物，各种藻类死亡后，都沉入塘底，与底部泥巴融合，混为一层有机质，形成肥沃的塘泥。塘泥氮磷钾含量高，晒干后，肥沃透气，有良好的抗旱耐涝作用，能提高作物收成和质量。

隆冬，繁重的农事渐息，队里抽干当家塘的水。捕捞的塘鱼作为年货发分到户。静待淤泥表层水分蒸发，上冻风干，以便开挖挑运。晴好的日子，男女老少冒着严寒，穿上单薄的胶鞋来到塘边，队长“呸呸”两口唾沫喷到粗糙的手掌，双手一搓，握紧锹柄，脚踩锹沿，“嘎吱”一声响，铁锹扎破表层玻璃似的薄冰，铲出冒着地气的泥块，抛送粪箕，无声地宣布开始挖塘了。顿时挑的挑，抬的抬，队伍从塘底到田地，或雁队状，时聚时散；或长蛇阵，蜿蜒逶迤。一担担、一筐筐黑油油的塘泥，像一块块软滋滋的臭豆腐的小伞。微风轻拂，大地荡漾起绚丽多彩的春潮。紫云英盛花时期，翻泥压青，沃沃成肥效果最佳。待辛勤的蜜蜂尽情采吸，犁田把式牵牛出栏，高卷裤脚，扛弓，套轭，控犁……一手扬起鞭子，一手扶着犁梢，从容地赶牛翻犁。随着铿锵有力的“撒之！撒之！”“朝直走！朝直走！”的吆喝，老牛四蹄没入泥土，雪亮的犁铧卷起千重泥浪。绿色云毯渐渐撕扯开了，淹没的红波绿浪，奏响了丰收的乐章。那青翠欲滴的花草，翻埋泥土，待以时日，腐烂分解，将“花作春泥更护花”的诗情画意，深情地呈现在大地深处。

岁月流逝，犁耙这一农事渐渐退出舞台，然而父老乡亲们因地制宜、低碳环保、流年往复的勤劳和智慧往事，正发酵成一种精神养料，滋养着我们成长。

犁花草田

红花草学名紫云英，是春日田畈里当仁不让的主角。成片的花草，如同大地铺盖上厚墩墩、绿油油的地毯。极目之处，盛开的紫、黄、白色的花冠，象绿毯上撑起无数艳丽耀眼的小伞。微风轻拂，大地荡漾起绚丽多彩的春潮。紫云英盛花时期，翻泥压青，沃沃成肥效果最佳。待辛勤的蜜蜂尽情采吸，犁田把式牵牛出栏，高卷裤脚，扛弓，套轭，控犁……一手扬起鞭子，一手扶着犁梢，从容地赶牛翻犁。随着铿锵有力的“撒之！撒之！”“朝直走！朝直走！”的吆喝，老牛四蹄没入泥土，雪亮的犁铧卷起千重泥浪。绿色云毯渐渐撕扯开了，淹没的红波绿浪，奏响了丰收的乐章。那青翠欲滴的花草，翻埋泥土，待以时日，腐烂分解，将“花作春泥更护花”的诗情画意，深情地呈现在大地深处。

岁月流逝，犁耙这一农事渐渐退出舞台，然而父老乡亲们因地制宜、低碳环保、流年往复的勤劳和智慧往事，正发酵成一种精神养料，滋养着我们成长。

◇信笔扬尘

败笔

石毅

父亲兄弟四人，排行老二。大伯、三叔、四叔都念过私塾。三叔学历最高，1950年代高中毕业，做过乡干部。四兄弟中，唯有父亲没上过学，被祖父拴在家种田养家。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。养家糊口的重任，按理由大伯担当。听母亲说，大伯五岁那年遭遇土匪，祖母死死抱住土匪的腿拖了好几里地，衣服都磨烂了。土匪动了恻隐之心，最后，把哇哇号哭的大伯还给祖母。祖母跟祖父连夜把大伯送到十几里外的娘家圈养，一直到成年才回来。送走大伯后，渐渐长大的父亲便挑起家庭重任。直到他54岁去世，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。

穷人孩子早当家。听母亲说，父亲12岁就开始扶犁耕田，他的个头比犁梢把高不了多少。

我记事时，父亲兄弟早已各立门户。父亲每天起早贪黑，风尘仆仆。在父亲的意识里，一个人没文化，但只要肯吃苦耐劳，日子也会越来越好。他执著于此，心无旁骛，侍奉着属于他的每一块土地。实际上，除了种地，父亲也身无长技。

在我朦胧的记忆里，没文化的父亲躬耕稼穡，其实并不那么顺利，甚至留下许多人生败笔。

收获季节，我曾好几次看到田里的麦子一大片一大片跌倒，像碾子轧过一样平整。一把把扶起，只有最上秸秆痒痒着几粒粮食，下面的业已枯萎。家里人口多，父亲大概是想让那几亩地多出点粮食。那些麦子或因种得太稠密，或是施肥过多，或因喷药过量，青春期体力乏，经不起风雨的拷打，如残兵败将，收成锐减。面对倒伏的庄稼，父亲眉头紧锁，心凉如水。相反，叔伯家的稻麦虽然稀疏，一株株却兵强马壮，谷穗饱满充盈，低眉垂目。

除了种田，父亲还利用空闲挖了一个小鱼塘。小时候，大姐和我们弟仁经常下湖割野苇头、幽草，捞苇草回来喂青鱼。青鱼吃了水草后，将粪便排在池塘里满足白鲢、鲤鱼之需。有一次，父亲背回来一粪箕间下的玉米苗，一把把全扔到池塘里。几天后，池水发黑，散发难闻的气味，水面飘起许多死鱼。原来，父亲一次性投下的玉米苗太多，鱼吃不完，况且，玉米苗味道确实不及那些青草。玉米苗烂在水里，污染了水源。

父亲不识字，更不会写字，哪怕是自己的姓名。每遇签字，他只会用粗糙的食指按上手印。看着别人潇洒提笔签字的情景，父亲总是羡慕不已：“还是人家有文化好！”

父亲最大的一次人生败笔是那次打农药，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创伤。

酷热的夏天，没有风，蝉嘶如沸。父亲口罩都没戴，提着一瓶1605上了河埂，大步流星走向村庄南面一片高粱田。中午回来的时候，父亲无精打采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拿块肥皂，肩搭毛巾，去了滴水渠。洗完澡，在树荫下，他忽然大声咳嗽，口吐白沫，痛苦呻吟。大哥与叔兄立即用凉床把父亲抬到十里远的乡医院抢救。幸好那天是三婶值班，抢救及时，父亲才脱离危险。事后，三婶告诫父亲，打农药须凉快天气，在树荫下，做好防护，不可用肥皂净身……三婶有文化懂得多，每句话让父亲既温暖又惭愧。

父亲出院后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农药中毒留下的后遗症逐渐显现。大手术后，两年不到，就离开了我们。

生活一次次鞭打，也许是吃过没文化的亏太多，父亲终于明白单靠苦干蛮干，即使种好那几亩田，至多也就是解决全家温饱，终究还是跳不出贫困的坑。父亲便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。

有一回，我带着花喜（小狗）一起看父亲耕田。田垄上歇息的时候，父亲抓过一把湿润的泥土说，人都是泥土变来的。有大本事的人死了，被老天爷请到天上享福；小本事的死了，找个风水宝地埋起来；没本事的就是像那些草，任牛吃羊啃刀割火烧。娃啊，你要好好读书……

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27年，尽管由于文化缺乏与性格缘故而导致诸多的人生败笔，但他始终心存美好，怀揣希望，这信念像鼓起的帆帆，不断促使他奋不顾身负重前行。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必将一辈辈薪火相传……

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27年，尽管由于文化缺乏与性格缘故而导致诸多的人生败笔，但他始终心存美好，怀揣希望，这信念像鼓起的帆帆，不断促使他奋不顾身负重前行。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必将一辈辈薪火相传……

